

高陽作品集 ③

燈火樓臺

高陽·著

PDG

前記

• I •

同光年間有「財神」之號的胡光墉，與王有齡、左宗棠遇合之奇，爲拙作「胡雪巖」、「紅頂商人」的主要題材。「燈火樓臺」接續「紅頂商人」，寫胡雪巖的結局。胡雪巖事業的顛峰，亦正是左宗棠「西征」收功，新疆底定，晉封二等侯，一生勛業的顛峰，時在光緒四年春天。

飲水思源，沒有胡雪巖籌餉及後勤支援之功，左宗棠的「西征」不可能獲致輝煌的成就。因此，這年四月十四日，左宗棠會陝西巡撫譚鍾麟，聯銜出奏，請「破格獎敘道員胡光墉」，歷舉他的功勞，計九款之多。前面五款是歷年各省水陸災荒，胡雪巖奉母命捐銀賑濟的實績，因而爲胡老太太博得一個正一品的封典；使得胡雪巖在杭州城內元

寶街的住宅，得以大起門樓；浙江巡撫到胡家，亦須在大門外下轎，因為巡撫的品秩只是正二品。

後四款是胡雪巖真正的功績。一是胡雪巖在杭州設了一座字號「胡慶餘堂」，規模宏大，聲名媲美北京同仁堂的藥店，歷年，西征將士日常所需的「諸葛行軍散」、「辟瘟丹」、「神麴」、「六神丸」之類的成藥；治跌打損傷的膏藥、金創藥，以及軍中所用藥材，都由胡雪巖捐解。

其次是奉左宗棠之命，在上海設立採運局，轉運輸將毫無延誤。再次是經手賺買外洋火器，物美價廉。泰西各國出有新式武器，隨時採購，運至軍前；左宗棠認為「新疆速定，雖已兵精，亦由器利」。

最後一項最重要，即是為左宗棠籌餉，除了借洋債及商債，前後合計在一千六百萬兩以上之外，各省的「協商」，亦由胡雪巖一手經理。協餉未到，而前線不能不關餉時，多由胡雪巖代墊。湘軍、淮軍多曾出現過索餉譁變事件，只有西征將士從不「鬧餉」。

這份能維持西征士氣的功勞，左宗棠認為「實與前敵將領無殊」；事先曾問過胡雪巖，打算得個甚麼獎勵？回答是「想弄件黃馬褂穿」，所以奏摺中請予「破格優獎，賞

穿黃馬褂」，奉旨准如所請。胡雪巖是捐班的道員，以軍功賞加布政使銜，從二品文官頂戴用珊瑚。乾隆年間的鹽商，有戴紅頂子的；戴紅頂而又穿黃馬褂，只有一個胡雪巖。

光緒六年十一月，左宗棠奉旨入覲，「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」及陝甘總督的差缺，分別由他麾下大將劉錦棠及楊昌濬接替。左宗棠於下年正月底到京，奉旨以東閣大學士管理兵部，派為軍機大臣，並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。當他從甘肅啓程時，曾專函胡雪巖，約他燈節後在北京相晤，可是——。

目錄

前記	I
一、出將入相	一
二、深宮疑雲	四五
三、元寶街	一一五
四、美人計	一五九
五、「螺螄太太」	二〇五
六、曲折情關	二九三
七、幫夫運	三四九

一、出將入相

光緒七年三月初七，胡雪巖終於踐約抵達北京。同行的有兩個洋人，一個是在華經商多年，泰來洋行的經理，德國人福克；一個是英商匯豐銀行的代表凱密倫。

由於這年天氣格外冷，天津海口尚未解凍，所以胡雪巖是從陸路來的，浩浩蕩蕩十幾輛車，一進右安門，直投前門外草廠十條胡同阜康福錢莊。爲了接待東家，「大夥」汪惟賢十天以前就預備好了；車隊一到，胡雪巖與他的客人，還有古應春與辦筆墨的楊師爺，被接入客廳，特爲挑出來的四名伶俐的學徒，倒臉水倒茶，忙個不停。胡雪巖是汪惟賢親自照料，一面伺候，一面問訊旅況。

亂過一陣，坐定下來；胡雪巖貼身小廝之一的保福，捧著金水煙袋來爲胡雪巖裝

煙；同時悄聲說道：「張姨太已經打發丫頭來催請了。」

「現在那裏有工夫？」話中似嫌張姨娘不懂事。

保福不作聲；只望著屏風後面一個十六、七歲的丫頭搖一搖手，表示胡雪巖還不能進去——由南到北，通都大邑中，有阜康錢莊，就有胡雪巖的一處「行館」；大多有女主人，住在阜康福後進的張姨娘，不甚得寵，所以胡雪巖有這種語氣。

「大先生」，汪惟賢來請示：「是用中菜，還是大菜。」緊接著又表功：「恐怕兩位外國客人吃不來中菜，特爲跟文大人借了個做大菜的廚子，都預備好了。」

所謂「文大人」指的是刑部尙書文煜，他是正藍旗的滿州人，同治七年出任福州將軍。清兵入關，在衝要之地設有駐防的將軍坐鎮，其中福州將軍因爲兼管閩海關之故，是有名的肥缺；文煜一幹十年，宦囊極豐，有上百萬的款子，存在阜康。汪惟賢知道胡雪巖跟他在福州的舊識，交情甚厚，所以不嫌冒昧，借了他從福州帶來的，會做大菜——西餐的廚子，來接待福克與凱密倫。

既然預備好了，自然是吃大菜。胡雪巖本有些話要問汪惟賢，但因他也是主人的身分，按西洋規矩，與汪惟賢分坐長餐桌的兩端，不便交談。直到飯罷，兩洋客由阜康福中會說英語的夥計陪著去觀光大柵欄以後，胡雪巖才能跟汪惟賢談正事。

正事中最要緊的一件，便是他此行的任務，跟左宗棠談一筆三、四百萬兩銀子的借款。胡雪巖急於想知道的是，左宗棠入朝以後的境遇，「簾眷」是否仍如以前之隆；與兩王——掌樞的恭親王及光緒皇帝的生父醇親王的關係；以及在軍機中的地位等等，必須瞭解得清清楚楚，他才能決定那些話可以說；那些事不必談。

「我看左大人在京裏頓不長的。」汪惟賢也是杭州人，跟東家打鄉談，「待不長」稱之爲「頓不長」；使得胡雪巖大吃一驚。

「爲啥頓不長？」

「還不是他的『沃不爛、煮不熟』的老脾氣又發作了。」

「沃不爛、煮不熟」也是杭州的俚語，有剛愎自用之意。接著，汪惟賢舉左宗棠在軍機處議俄約及「海防」一事，來支持他的看法。

原來新疆回亂一起，俄國以保僑爲名，出兵佔領了伊犁，揚言暫時接管，回亂一平，即當交還中國，及至左宗棠西征，先後克復烏魯木齊、吐魯番等重鎮，天山南北路次第平靖，開始議及規復伊犁、要求俄國實踐諾言，而俄國推三阻四，久假不歸的本意，逐漸暴露。於是左宗棠挾兵力以爭，相持不下；這樣到了光緒四年秋天，朝議決定循正式外交途徑以求了結，特派左都御史崇厚爲出使俄國欽差大臣，又賞內大臣銜，爲

與俄議約的全權大臣，許他便宜行事。

這年臘月，崇厚取道法德兩國，抵達俄京聖彼得堡，立即與俄國外務部尚書格爾思展開談判。談了半年才定議，而且崇厚以「便宜行事」的「全權大臣」資格，在黑海附近的賴伐第亞，簽訂了「中俄返還伊犁條約」，內容是割伊犁以西以南之地與俄；增開通商口岸多處；許俄人通商西安、漢中、漢口，以及松花江至伯都訥貿易自由。

消息傳回國內，輿論大譁，痛責崇厚喪權辱國。而崇厚敢於訂此條約，是因為背後有兩個強有力的人在支持，一個是軍機大臣沈桂芬，他是朝中足以與「北派」領袖李鴻藻抗衡的「南派」領袖，深得兩宮太后的信任。一個是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李鴻章，以繼承曾國藩的衣鉢標榜，在軍務與洋務兩方面的勢力，已根深柢固，難以搖撼。在議約的半年中，崇厚隨時函商，獲得沈、李二人的同意，才敢放心簽約；而且未經請旨，即啓程回國，留參贊邵友濂署理出使大臣。

沈桂芬、李鴻章雖都贊成伊犁條約而動機不同。沈桂芬是因為僵持的局面持續，朝廷即不能不派重兵防守，左宗棠的洋債就不能不借，長此以往，浩繁的軍費會搞得民窮財盡；用心可說是委曲求全。

李鴻章就不同了，多少是有私心的，第一、如果中俄交惡而至於決裂，一旦開戰，

俄國出動海軍，必攻天津，身爲北洋大臣的李鴻章，就不知道拿甚麼抵擋了；其次，左宗棠不斷借洋債擴充勢力，自非李鴻章所樂見，伊犁事件一結束，左宗棠班師還朝，那就無異解甲歸田了。

無奈崇厚的交涉辦得實在不高明，兩宮震怒，士林痛詆，連恭王與沈桂芬主持的總署——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的諸大臣，亦覺得過於委屈，有改議的必要。

於是朝命以出使俄國大臣崇厚不候諭旨，擅自啓程回國的罪名，開缺交部嚴加議處。所議的俄約，交六部九卿、翰詹科道妥議具奏。這就是明朝的所謂「廷議」。

廷議的結果，崇厚所簽的條約，無一可許，兩宮因而召開「御前會議」，慈禧太后原想嚴辦崇厚，加以「翰林四諫」中的寶連與黃體芳，上奏力攻崇厚，而且語中侵及李鴻章與恭王；這一來，崇厚便免不了革職拿問，交刑部議罪，雖非鄧錡入獄，而軟禁在刑部提牢司的「火房」中，這度日如年的況味，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
此舉是牴觸「萬國公法」的，各國公使，羣起抗議，但朝廷不爲所動，一面派使英兼使法的欽差大臣、曾國藩的長子曾紀澤兼使俄，謀求改約；一面將崇厚定了「斬監」的罪名。不過，朝廷亦並未放棄和平解決的意願，備戰以外，由李鴻章策動英、法、德三國公使，出面調停；免了崇厚的死刑，但仍監禁，然後曾紀澤才在光緒六年六月，由

倫敦動身赴俄。

交涉開始之時不會順利，是可想而知的。幸而曾紀澤不愧名父之子，運用他對「萬國公法」的智識，出使的經驗及關係，促請英、法駐俄公使的協助，在左宗棠到京的前兩天，與格爾思改定了約稿，伊犁收回；嘉峪通商，不確定可通至某處；松花江通航取消；只是賠償軍費增加四百萬盧布，共為九百萬。

當中俄關係緊張時，李鴻章提出「海防論」的主張，與左宗棠的「陸防論」針鋒相對。及至左宗棠到京入軍機，先議俄約，由於曾紀澤挽回利權之多，超過朝野的期望，左宗棠亦表示滿意，無甚爭執；後議李鴻章「海防」的計畫，他的話就多了，由海防談到陸防；一轉而為西陲的形勢，與他在新疆用兵的經過，滔滔不絕，目無餘子，軍機處只聽得他一個人又說又笑，「禮絕百僚」的恭王，默坐一兩個時辰，連句話都插不上。

「大先生你想，」汪惟賢說，「不要說恭王，那個都吃不消他。恭王忍了又忍，忍到後來，索性要軍機章京把原摺收了起來，不議了。」

「不議了？」胡雪巖詫異，「李合肥的海防，規模大得很呢！要開辦北洋艦隊、電報局；多少人等著吃這塊大肥肉，那裏就說說算數，不議了？」

「喏，」汪惟賢放低了聲音說：「毛病就出在這裏，不議不可以，要議又怕我們左

大人獨講空話。那就只有調虎離了山再議。」

一聽這話，胡雪巖心冷了一半。原以為有左宗棠這樣一座靠山當大軍機，將來要借洋債，必然由他來主持，財源滾滾不絕。如今看樣子怕又要外放，自己的想法也就落空了。而且恭王似乎有些討厭左宗棠，此事頗為不妙；只不知醇王待他如何？

「醇王待他是好的。大先生曉得的，醇王是好武的一夥，左大人有這樣的戰功，拿他當個英雄看，所謂惺惺相惜，常常有往來，走得很近的。醇王還要請他到神機營去看操呢！」

「你說啥？」胡雪巖問道：「醇王請左大人到神機營看操？」

「是啊。」

「你聽那個說的？」

這話有不相信的意味，而且看得出來，胡雪巖很重視這件事；汪惟賢倒有些猜不透，只好據實作答。

「我是聽『小軍機』孫老爺說的。」汪惟賢又說：「左大人是正月底到京的，二月初醇親王就請他吃飯，逛太平湖新修好的花園；二月十幾又請，當面約他看操，左大人答應了，一定去，不過日子沒有定。大先生這一來，大概要定日子了。」

胡雪巖越發不解，不過他並未立即發問；先想了一下，何以醇親王請左宗棠看操，先不能定日子；等他一來，才可以定日子呢？

想通了才問：「你這話是聽那個說的；徐老爺？」

「不是他還有那個？」

胡雪巖心想，「小軍機徐老爺」——軍機章京徐用儀，跟左宗棠的關係向來密切，左宗棠應酬京官，一直都託他經手；他要談到左宗棠，話都是靠得住的。

繼而轉念，一客不煩二主，自己有些事何不也委託了徐用儀？於是立刻關照楊師爺寫了個帖子，請徐用儀「小酌」，特別註明「盼卽命駕，俾聆教益」，另外檢了四樣杭州的名物，兩隻方裕和的火腿；十把舒蓮記的檀香扇；四爨景陽觀的醬菜；還有胡慶餘堂的「本作貨」辟瘟丹，虎骨木瓜燒之類，裝了一網籃，伴著請帖，一起送到徐府。

日落時分，徐用儀來了。還是穿了官服來的；他的底缺是刑部主事，胡雪巖的頂戴是珊瑚頂子，官階差著一大截，所以用的是屬員參見長官的禮節。

「大人幾時到京的？」徐用儀見了胡雪巖，急趨踱步，一面說話，一面撈起袍褂下擺，打算要請安了。

徐用儀字筱雲，胡雪巖跟他見過一次面，稱他「筱翁」；這時急忙雙手扶住，帶著埋怨的語氣說：「筱翁，筱翁，你這樣子簡直在罵人了。趕緊請換了衣服再說。」

徐用儀的跟班，早就挾著衣包在廊上等候；聽得這話，便進來伺候主人更換便衣。寶藍寧綢夾袍；玫瑰紫貢緞琵琶襟坎肩——這是軍機章京習慣成自然而專用的服飾，在應酬場中很出風頭的。

相互作了揖，上炕落坐，徐用儀改了稱呼：「胡大先生是那天到的？」

「剛到。我的第一位客，就是筱翁。」

徐用儀有些受寵若驚似地，抱著拳文縷縷地說：「辱承不棄，又蒙寵賜多珍，真是既感且愧。」

「小意思，小意思，何足道哉！」胡雪巖問：「筱翁跟左大人常見？」

「天天見面的，該我的班，一天要見兩回，早晨在軍機處；下午在左大人的公館賢良寺。」

「他老人家精神倒還好？」

「還好，還好。不過……」徐用儀微蹙著眉說：「好得有點過頭了，反倒不大好。」
「大概是他老人家話多之故？」

「話不但多，中氣還足。他在北屋高談闊論，我們在南屋的人都聽得到。」

胡雪巖點點頭，暫且丟開左宗棠；「筱翁，」他說：「我在京裏，兩眼漆黑，全靠你照應。」

徐用儀知道這是客氣話，胡雪巖拿銀子當燈籠，雙眼雪亮，當下答說：「不敢當，不敢當。如果有可以效勞的地方，不必客氣，儘請吩咐。」

「太言重了。」胡雪巖說：「我是真心要拜託筱翁，想請筱翁開個票子，那裏要應酬，那裏要自己去；應酬是怎麼個應酬法？都請筱翁指點。還有個不情之請，這張票子，要請筱翁此刻就開。」

這是委以重任了。徐用儀自然照辦；想了一下說：「第一是同鄉高官；尤其是言路上的幾位，要多送一點。」

「是的。請筱翁指示好了。說多少就是多少。」

淺交而如此信任，徐用儀不免起了報答知己之感，「我要冒昧請教胡大先生，」他問：「這趟進京，是不是來談借洋款的事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還有呢？」

「還有，想打聽打聽洋法縲絲，京裏是怎麼個宗旨？」

「這容易，我就知道；回頭細談。」徐用儀接着又說：「如果是爲借洋債的事，總理衙門的章京；戶部的司官，不能不應酬。我開個單子出來。」

於是端出筆硯，徐用儀就在茶几上開出一張單子，斟酌再三，在名字下寫上數目，自一百至五百不等——自然是銀票的數目。

「有個人，怎麼送法，要好好考究。」徐用儀攔筆說道：「爲今管戶部的是寶中堂；他又是總理大臣。」

清朝有「大學士管部」的制度，勳業彪炳的左宗棠，以東閣大學士奉旨「入閣辦事」，自然是管兵部；寶鑒則是以武英殿大學士，繼去世的文祥管戶部，實掌度支大權。對於左宗棠借重息的洋債，嘖有煩言，這是胡雪巖也知道的；爲今聽徐用儀提到寶鑒，正說到心地上，不由得便將身子湊了過去，聲音也低了。

「我没有跟寶中堂打過交道。請教筱翁，有沒有路子？」

「有條路子，我也是聽說；不過可以試一試。」

「甚麼路子？」

「是這樣的——。」

「法不傳六耳」，徐用儀說得僅僅只有胡雪巖聽得見。於是，在擺點心請徐用儀，他抽個空將古應春找了來，有話交代。

「你對古董字玩都是內行；我想託你到琉璃廠走一趟。」

古應春不免奇怪，胡雪巖到京，正事一件未辦，倒忽然有閒情逸致要物色古董字畫，其故安在？

看出他心中的疑惑，胡雪巖便又說道：「我要買樣東西送人。」

原來是送禮；「送那個？」古應春問。

胡雪巖接過他的手來，在他掌心寫了個「寶」字；然後開口：「明白？」

「明白。」

「好。」胡雪巖說：「琉璃廠有一家『海岳山房』，上海的海；岳老爺的岳。你進去找一個姓朱的夥計，是紹興人，你問他，某某人喜歡甚麼？他說字畫，你就要字畫；他說古董，你就要古董。並要關照：東西要好，價錢不論。」

古應春將他的話細想了一遍，深深點頭，表示會意，「我馬上去。」等他回來，主客已經入席了；胡雪巖爲古應春引見了徐用儀，然後說道：「來，來，陪筱翁多喝幾杯？」接著又問：「怎麼樣？」